

涪陵文德銘著
短篇小說集

家與國

雜暉題



目次

家與國

希望

雙重漢奸

家與國

文德銘

一

坐在荷池旁的一張椅子上，則翹忽然感覺到一種莫明其妙的苦悶。爲甚麼呢？他自己不能解釋；若果能解釋，老實說，那已經不是苦悶了。他只覺得他自己沒有前兩個月那麼愉快了。

但是爲甚麼呢？這一座山，這松林，這流泉，這荷池，這新建的房子，這遠景，這天上的雲和地下的草，沒有一樣和兩個月前有甚麼區別，若果說有的話，那只是氣候格外涼爽，秋山添了許多紅葉，風光是格外美麗了；風光格外美麗，是不是叫人苦悶的因子呢？是的，但那不過是對於離人，對於失戀者，對於流浪的遊子罷了。而則翹並不是離人，並不是失戀者，也不是流浪的遊子；反之，他是新婚後的一個新郎，地位是退伍的空軍少將，妻是大學生，而且是太學生皇后。從結婚以後住在這山上來兩個月之久，

妻是忠實地愛着這一個得了政府獎章的光榮的丈夫，左右不離地服侍他，體貼他，溫柔他，叫他嘗着人生精神和肉體的極端滿足。一切日常生活都如理想地在進行，他有甚麼值得苦悶呢？這真真是神祕了。

『誰？你說，我才放手！』落英偷偷地走到了則翔的背後，蒙着他的眼睛，作小孩子們愛作的遊戲。但小孩子們從背後蒙人的眼睛是輕易不開口，而落英則先開口說了話；除非是雙子，則翔自然知道是親愛的妻在同他開玩笑笑了。但則翔沒有笑，只輕輕地取開了她的手，而有應付不自然地說：

『這麼大的一個人，還學小孩子胡鬧！』盡勉強笑了。

『我看你似乎有些苦悶，特同你玩的呢！』

『報送來了麼？』則翔轉了話頭。

『就是給你送報來，得！』落英把兩份新到的報紙遞給則翔，隨後說，『你看着報等我，今天下午媽她們要來，我得把房子佈置一下，並且要打發人下山去買菜……』說

着，她就走了。

則翔望了一下她的背影，妻還是這麼美麗，而且，新婚以後，似乎更其出色了。由于這一種感觸，他想極力壓抑他剛才發生的微微的苦悶。「人生行樂耳，待富貴何時！」他決計丟開那些悲觀的想像，而抓着報紙，拚命地看。

一張報紙，那就是全世界的縮影；全世界這時正是熱鬧非常。二次歐戰起了，外交家，政治家，軍事家，拚命地在活動；縱橫捭闔，真是像煞有介事。看報的人，一拿到報紙，也好像自己加入了這一場大演劇作了演員一樣，離合悲歡，都彷彿是自己在扮演；關心地，熱情地，怕讀着報上不幸的消息。

則翔因為自己是飛行人員，所以對於歐洲萊茵區德軍飛機活動的消息，尤其一字也不肯放鬆。好像他自己這時是一個歐戰中飛行員一樣；在飛機的駕駛台上，俯瞰馬奇諾和西格弗里德兩大防線；生命的血，在全身滾熱地流着，他頗為興奮了。

然而那總共不過幾百字的消息，終於讀完了。現時的他，是坐在荷池旁邊，是被秋天

可愛的朝陽晒着，他覺得有點寂寞失望，像一個人剛出戲院時那種寂寞失望一樣。

於是他報也不看了。由於德法空軍活動的消息，引起他對過去的生活的無恨回憶。他的腦海深處，忽然有如銀幕一幅，過去的事，正如活動的電影，明顯地，靜盡地，一幕一幕地在放映。

一一

這是第一幕：男主角是他自己，女主角是剛才進屋子去的妻；時間是五個月以前一個春天的下午，地方就是這荷池旁邊；但那時候的荷池，只有小路，還沒有房子；只有山石，還沒有椅凳。他獨自一人坐在石坡上，妻則如約地艷妝而來。

這時是他們愛的頂點，他們如一對燕兒一樣，擠得緊緊地，互相倚傍着，甚至于連羨慕都不允許別人一樣，然而則翔却用不自然的口吻說話了：

「這話說出來好像是很難爲情，但是我總想這樣問妳：妳是不是真心愛我？」

「你想想看？」女主角說了。

『我想妳是真心愛我的』。

『那就好了』。

『不過我有一句話……』

『甚麼呢？』

『我想我們該結婚』

『結婚可以，但是……』

『但是甚麼呢？』

『但是等一等！』

『爲甚麼呢？』

『因爲……』

『因爲甚麼呢？』

『這話說出來好像是很難爲情，但是我也想問問你：你是不是真心愛我？』

「妳也想想看」。

「我想你不是真心愛我的」。

「爲甚麼？」

「假如你是真心愛我，那你就該辭去飛行員的職務後，才同我結婚，我怕，我爲你太耽心了！」說着，女主角正如一般明星地善哭一樣，認真地哭起來了。

問題突然嚴重了。剛才那些修詞學上都可以收爲材料的美的對話，現在變作苦悶的象徵了。落英約他在這荷池旁邊來商量所謂嚴重的問題，難道就是叫他辭去空軍的職務麼？這是甚麼時候！漫說國難期間，空軍人員不許告假，卽許而良心也總難安。國家以多少財力精力才養成自己，一旦爲民族爭生存之戰事爆發就辭職麼？那太不可能了。他委婉地向落英說明這意見；然而這意見竟沒有被許可。她是堅決地要他離開空軍生活，不然就是離開她；「兩言決耳」這些話也從她那一付美麗的嘴唇說出來了。

大家悶了半天。則翔明知道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叫他離開她也同樣是不可能，所

以終于自欺欺人地答應了她去想法辭去空軍職務。

這一幕的閉幕是不愉快！

三

正如電影一樣，電門一閃，這又是一幕；這一幕是內景而不是外景，是一間空軍司令官的辦公室；辦公桌上無線電話有線電話的耳機有好幾付，筆墨紙張有些散亂，好像剛才忙過一陣的樣子。室內其他地方，安放了好些空軍人員才能使用的用具，例如空軍電信號等，一色色都有點光耀奪目。整個地說來，這間辦公室有所謂機械化的；人，有時到不是在那裏支配機械，而是受機械支配。

坐在辦公桌旁的是一位衣著整齊的軍官，他的身材並不高大，但短小得十分精幹。則翔想到的時候，也可說這一幕開幕的時候，這位司令官手中正拿着一枝鉛筆而沒有抬頭，在畫甚麼；則翔則自己立正說話：

「報告：司令官，高則翔到！」

「啊，高則翔你來了，稍息！剛才的報告書是你遞來的麼？」

「是我遞的，司令官。」

「是你自己親筆寫的麼？」

「是我自己親筆寫的。」

「你能負一切責任麼？」

「我能負一切責任」。但高則翔終于有些怕的表情了。報告書說了些甚麼呢？難道闖了禍了麼？

「你怎麼會發生這樣一個奇怪的意見呢？打下一部敵機，就請長假，兩萬元的獎金也不要！本來，一個空軍人員，如果能夠打下一架敵機，他對於國家所盡的責任，說來是相當的夠了。但總司令部的命令，空軍人員不准請假是沒有條件的。你的要求似乎是辦不到的」。

「報告司令官，我這種意見我完全是由于私人感情上的關係。前幾天我差不多自殺

了，爲了……」

『我明白！我已經聽見人家告訴過我了！爲了戀愛！爲了她不准你再作空軍人員。』

『到不盡如此。……不過，我總覺得國家不能兩全，所以發生了這個意見。如我不打下一架敵機，我永不離開空軍生活；但我若僥倖能建立這一個功勞，希望司令官允許我享受一點家庭的兒女的幸福』。

『這我很能同情。不過問題不在我，而在整個的空軍法令。所以我剛才問你能不能對你的報告負責任，就是說你有沒有決心打下一架敵機；因為要打下一架敵機，是非出死入生不可的。假如定下這種出死入生的決心，我想，在你真正立了功勞的時候，我可以代你請求，可以辦到的。現在你的報告，不妨作爲一種存案』。

『司令官，給我一個確切的答覆罷；我覺得出死入生我是滿不在乎的，所以打下一架敵機，我認爲很有把握；但打下一架敵機後，是否允許我請長假呢？』

『給你說得明白，這是關於全部空軍法令的事情，而且執法者還在上峯；現在我給

你最後肯定一句，不再多話：你如能打下一架敵機，至低限度，可以保准你休假一年」。

『報告，敬禮！』則翔退出了辦公室，又閉了一幕。

四

前一幕的餘波是則翔看見自己影子，消滅于空軍人員的宿舍舍而漸漸淡去。于是突然換一場面，雖然這場面在事實上是經過了一月以後，但在此時則翔的「腦幕」上，則幾乎是一瞬間的事。這一幕既不是內景，也不是外景，而是空景，真如一般電影廣告上慣用的名詞，緊張，熱烈，偉大無比！

則翔已經想不起那些不關重要的經過，他此時在腦幕上所看見的是他自己，正整齊地穿着空軍的全武裝當住日生，聽取一切情報；而情報則于下午五時五十二分發出：「敵機二十七架，已至X境，有襲XX企圖，速升空警戒。」

他機械的，然而並非不靈活的，在兩分鐘之內，已坐在駕駛台上了。只這兩分鐘的

場面，是他生命最豐富的一幕，是他靈魂上受最大波動的一次。簡單說，是生與死的搏鬥，是愛與不變的焦點，是成功就升天堂失敗就入地獄的分野；生命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作着孤注一擲，再沒有比這更其冒險，更其「騎士化」的了。然而這種嚴重的場合，他却並沒有困難；因為他並沒有徘徊的原故：這一邊是英雄美人，那一邊是死亡，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抱着死亡（不然就是成功）的決心的他，獨自一人駕着一架單人駕駛的輕便飛機，同同志們列成隊形飛在空中，那真是暢快極了。較之一月來見着愛人的不愉快的表情和自己期待難安的心理，真有天淵之別。如果這光景可以延長，他願永遠遠在空中飛來飛去，多麼自由呀！然而無線電的報到，偵察機的信號，都頻頻傳說敵機到了，敵機左折了，向左飛截；敵機分爲三小隊，一隊向右折了，馬上又該分隊向右截；此時全身四肢，全身的血，全身的毛孔，都在迅速地工作着，腦子更該不斷地運用智力以應付事變，所以則那些享樂的思想，可以說沒有閒暇來發揮盡致。只是四肢全身毛孔血液都一

致感覺的一個感覺，那就是痛快，痛快，痛快！

我們的高射砲密集地放了；在一千米外，眼見右隊敵機一架被擊下來了，其餘八架隊形便有些凌亂。這時則翔的心有些着慌了，他有點私心，他一方面怕高射砲隊獨立立功而自己反一無所獲；他一面又怕高射砲過于密集，敵機便趁勢逃走，這一次就又錯過機會了；他很想發電叫高射砲隊停止射擊；但正是此時，高射砲隊望見我空軍追蹤而來，也就停止射擊，則翔于是加上速度，不等隊長的命令，直衝上前，只距離二百米的地方，向敵機掃射。敵機中間兩架，已受了傷，但並未下墜，而且頑強地抵抗，使則翔最着忙的，是他漸漸覺得離友機稍遠了，而且剛才凌亂的敵機隊形漸次集合，專對則翔攻擊；包圍的形勢差不多完成了，幸好則翔看見得快，來一個側翼上升飛行，與敵機幾乎側身而過，成爲最緊張的局面。這時如果不是我們的左翼大隊包抄過來，則翔顯見是不能立功了。

敵機望見則翔的飛機輕逸地凌空飛去，正想追蹤前進，忽然望見我們的大隊機羣包

抄了過來，于是折轉來應付，眼見得隊形就有些凌亂了。則翔利用了這順利的機會，來一個閃電般地反攻突擊，清楚地，明白地，並非神經錯亂地，他看見他的槍擊中了敵機的油箱，爆炸而墜落了。

成功了，爲家爲國，他可以讓長假同落英經婚了……然而此時他却沒有想到這一點，甚至于忘了這一點。像吃酒吃到興濃時一樣，像演員演到最精彩的場面時一樣，則翔完全充滿了愉快，真是興致勃勃，雖然成功以後還扭着敵機不肯放手。

敵機四散逃亡了，我們的機羣也奉命不必窮追了，警報也解除了，但機場中還不見則翔的飛機歸隊，大家正爲他耽心着，果然他在半點鐘天已近黑的時候，才真如醉人一般，偏偏倒倒地勉強飛回下機場。機場侍衛走上前一看，他昏厥了，左手膀在流血。他是直追兩架受了傷的敵機，一直到了三百里外的X縣，終再墜落了一架敵機而自己受傷歸來了，機身與人一樣。他堅信，如果他不曾受傷，或者受傷而頭不會開始發昏，那一架也準逃不掉；但無論如何，這一天是滿意歸來了。

五

這是第四幕，也可以說這是最精彩的一幕了；坐在湖邊的此時的則翔，是一個西裝少年，大有紳士氣味；但在回憶裏他自己所看見的則翔，則是一個真正的民族英雄，雖然病在醫院的床上，但却比坐在湖邊的椅子上，還舒服得多，有生氣得多。

因為擊落敵機以後和進醫院以前那一段時間，他都在昏迷中過去，所以此時不能重演那一幕；但精美的病室，病室中的白床，白桌，白椅，和衣架，沙發等，他却歷歷如在目前。

『你真成功了，則翔！』空軍司令官突然出現于他的病床之前。『你只允許擊落敵機一架，現在你却擊落了兩架，真是格外的成功！』

『兩架麼？』則翔幾乎帶了傷都要跳了起來。

『是的，今天大清早，X縣的電話說那裏你所擊下的敵機殘骸都發現了。我們確知道昨天只有你一個人追到了X縣。』

「謝謝司令官報告我這個消息！」

「這個還不是最好的消息，最好的消息是上峯已經知道你的功績了，對於你的要求完全允許；況且你受了傷，根本非允許不可！八萬元的獎金，兩天之內就可以簽發下來了；你可以同你那位如花似玉的女郎結婚了！我真羨慕你！」

司令官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話，還說到則翔這一次的成功，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連他這個司令官也有榮譽。則翔傾耳聽着，每一字每一句都使他快樂得發狂；若果落英在他的旁邊，他真要抱着她狂吻一番表示愉快了。

事情一切都如理想，受狂吻的人，手裏拿着一束和自己一樣美的鮮花，笑盈盈地進來了。

「哦，這這……這就是……」司令官有些吃驚她的美，所以想直呼而又不曾呼出來。

「這是李司令官，這是黃落英。」則翔才銳敏地馬上替他們介紹，以免僵局。

「哦，哦，久仰了，黃女士。」

落英還有些羞態，但看見司令官態度坦白純正，也就活潑了許多。她把花替則翔擲在瓶中，用女性固有的溫柔詳細問昨夜的病情。及至則翔一切經過良好的話告訴了她以後，她就坐在那裏，替則翔整理衣服，像一個賢妻一樣。

『我應當去了。』司令官覺得自己在此有礙他們一對情人的溫存，所以想去。但不巧，他正告辭時，有一個看護婦匆匆跑進來說有一個甚麼慰勞團要來拜訪則翔。這是榮譽的拜訪，自然只有歡迎；於是則翔把司令官留作臨時招待。

這慰勞團的人數不多，細細數來一共才九位；五個女的，四個男的，他們手中拿了鮮花，報紙，糖果，牛奶等。男的中間有兩個是本地的著名的新聞記者，女的有一個是電影明星。這些人，則翔平常是渴慕一見而不得的；今天却親熱地坐在他的床邊，像弟兄姊妹，甚至于像愛人一樣詢問他的傷勢，這是榮譽的傷，這是偉大的傷，這是全中國人關心的傷，帶傷的不但不覺得苦惱，反覺得愉快；則翔想，假如他沒有帶傷，他就沒有這種受人尊敬的機會了。

每個人都關心他，看護婦此時對他都有有一種特別的青睞，愛人是驕傲地坐在一旁表示了有這麼樣一個未婚夫婿的得意。電影明星以清脆美麗的歌聲唱了一首歌，而且讀當天的報紙給他聽；報紙上對於這一次空戰的勝利，寫得真是有聲有色，似乎比則翔自己所親歷者還要起勁。一想到自己就是報紙上所讀講的空軍英雄，覺得全身血液，都充滿了熱力，他雖然躺在床上，讀着我們空戰勝利的電報的全國人，都在想像着他，佩服着他；他的身體可以因傷而死亡，但他的名字，已經在歷史上佔一頁而永垂不朽了。

司令官替他作代表招待，不得同意地把他的豔史講給這些慰勞者聽，打下一架敵機便告假同愛人結婚享樂的話也說了。大家突然把目光轉向落英，她那羞紅的臉上，却露出無限的溫柔，這使則翔尤其動情了。只等傷好以後，：

「實在是有趣的材料，希望高先生允許我們在報上發表！」

「那當然……」司令官代答了。

慰勞團告辭了，司令官也告辭了。落英把身子移到床邊，抱着則翔的頸子輕輕地深

情地說：

「我真愛你！」

這一幕就在這樣的甜蜜的回味中閉幕了。

六

全部的電影在醫院那一階段上就完全閉幕了。出了醫院以後至到坐在此湖邊的今日這一段生活，在他的回憶裏幾乎起不起鮮明的印象。他只記得出了院，領了八萬元鉅大數目的獎金，永遠辭掉空軍的職務，在理想的山水之間，照自己計劃的圖案修了洋樓，同落英日日奔走于準備結婚，請客，無限的熱鬧，無限的緊張，無限的快樂，終于一切皆如理想，如醉如狂地結了婚，住在這山上。

可是他近來時時發生一個觀念：「一切都完了。——他隱隱然覺得他的生活，已在住醫院時就達到了頂點，過此以後，一切不能再有進步，因為已經沒有再高的理想了。愛人有了，錢有了，名譽地位也有了；但是有一件東西他沒有，那就是生的意義。他爲甚

麼活着呢？同愛人遊山玩水，有人以爲這是生之意義的；不錯，則翔也那麼想過；然而天天同愛人遊山玩水，那意義就單調了；吃好東西住好房子，有人以爲這也是生之意義；不錯，則翔也那麼想過；然而天天吃好東西住好房子，那意義也終歸是單調無奇了。所以想到這樣生活下去究竟其極是甚麼呢？不能回答；不能回答，那「一切都完了」的觀念，總也時時浮上了腦際。

「喂！你在癡癡地想甚麼？」落英突如其來地說。

「我沒有想甚麼！」則翔幾乎找不出話來回答。

「報紙也丟了不看，我在窗子上望見你在這裏出神，半天一動也不動。」落英還是那麼活潑，那麼動人。

「落英……」則翔幾乎想把他結婚以來感到生活的單調的話向她說了；但他一轉念，又掉了話頭：「落英，我們差不多好久沒有下山了，是麼？」

「你不是說這樣住在山上是很理想的生活麼？怎麼又想起山下來了？」

「偶然也想起山下……」實在說，近來他對於在空軍中那一段生活，時時發生了好感，想再去過一過，已不是「偶然」那麼想了，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照例，落英這是來找他回去吃午飯了。他懶洋洋地離開了荷池，覺得這一次的吃飯十分出于勉強。他不斷地望着落英的背影，他不斷地想到自己的生活，難道便永遠這樣過下去了麼？永遠同這一個美人兒老死山土麼？

「不幹了，」吃過飯後，他藉口睡午覺，獨自躺在牀上就這樣想：「我才二十幾歲，我的一生不能就這樣埋葬下去；我的同志們一個個都與高彩烈地在那裏與敵機作戰，而我一個人退伍了！這是應當麼？況且大家吃呀，開玩笑呀，上飛機呀，慶祝勝利呀，多麼熱鬧，多麼有生趣，而我一個人住在山上，早被同志們遺忘了，多麼寂寞呀……」

他這時候看見衣廚，看見躺椅，看見室中一切華麗的陳設，乃至于看見愛妻的全身五彩像片，都覺得淡然無味。

于是他決定了。當天下午來的客人們他也無心招待，他偷偷地收拾了一些空軍人員

必須攜帶的東西，如藥物、錢，指南針，手套，風鏡……之類，悉在一個小包之內；第二天清早，他只給落英寫了一張簡單的條子，叫她利用他們的優裕的經濟情況，好好生活，而他，是決計再去作空軍人員了。

幾點鐘之後，他站在空軍司令官的辦公室內，立正着說：

「我不願意享受政府給我的優待，我覺得所謂家庭的幸福也是平淡無奇，我還是想再補上名字，當一個飛行人員！」

「啊！歡迎之至！這才是新中國的青年！這才是新中國的青年！我們在沒有趕走敵人之前，拿家來作甚麼呢？」

「是的，司令官！」

事情便又如此決定了。而且這一次加升了他一級，他當分隊長了。當其他把空軍全武裝穿上身，和分別半年後的同志們一一握手的時候，他才感覺到這時的生活是實在，有意義；不似在山上時那麼單調無價值了。

完

第

三

卷

三

希望

序幕

希望好比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見，撈不着；而且，當其你要認了真去撈她的時候，她率性連看都不見了。

人是在希望中生活，換言之，人是過着水底撈月的生活；天天撈，天天撈不着，結果一直到死還在那裏撈；聰明的人看見笨人實行撈月，一定是會笑他的；其實，即使是笑人的聰明人，在神——假定有這種東西存在的話——看來，也不過是水底撈月罷了。

講故事的人說詩人李太白之死，是因為看見水中的明月可愛，吃醉了酒，一直撈下了本而喪了生命；這故事不論其真實性如何，但至少在故事的本身是把無人生的意味烘脫出來了；而且還烘得極其美。其實，豈止李詩人李太白，任何人之死，要不過有形成無形撈着明月之際而喪了生命罷了。

不過，上面說的水底撈月的比喻，始終是陷於抽象的意味；自來很少人把實際的人生，却包含了水中撈月的人生，來寫他一番，這是一件憾事，也許是一件幸事：因為這樣，人生始終在夢中那是憾事；但始終在夢中而沒有醒時的幻滅悲哀，那却也是幸事了。

下列的故事，假如不是爲我的笨拙筆調所就誤，我將努力於烘脫出水中撈月這一點

（一）院長室中

診斷這位新來的病人，足足的費了一點鐘之久的功夫；現在算是把他安置在頭等病室了；以院長資格而兼內外科的全能醫生，嘆了一口足夠表示罷了的氣以後，就賊一個胖胖的看護來給她說，叫她去把送病人來的那位太太叫來，他有些話想同她說。

太太是一個基督教會型的女子，即是說富有理智，善說話，善交際，無論處理任何困難緊急的事情，部是有條不紊。穿著則既不甚時髦，也並非不典雅。

「黃院長，是叫我麼？」

「是的，胡太太。」黃院長遲疑了一下，像忽然下了決心似的人一樣下了決心說：「胡太太，我不知道我的話該不該說，但我想妳總得拿出些理智來聽我的話，也許我的話是會說錯了。妳的胡先生的病，照我們診斷的結果，那是很重了！簡單說，他的右肺已經壞了；照醫學上說來，這就是第三期肺病；我不知道你們過去怎麼沒有注意！」

胡太太吃了一驚，但她鎮靜下來說：「過去我們胡先生一向咳嗽，總吃中藥；不曾去找四醫診斷過，這一次咳得太兇，因為張先生介紹，才到你們貴院來。你看，黃院長，即使三期肺病，有沒有治愈的可能？」

「照數字統計起來，三期肺病治愈的達到過百分之十五；不過，按照胡先生的體質這種希望就很少。本來，再說句不客氣的話，照一般的常例，這種病人我們「療養院」就該拒絕接收的。不過胡先生是個著作家，又是社會改革家，我們久仰大名，所以特別優待了……」

這些話，對於一般的女子，可謂與以極大的侮辱；然而胡太太却始終客氣着：

那真謝謝了。不過，院長，我有一件幾乎不是醫藥以內的事想要求院長幫忙；那就是我先生這種病情，千萬不要讓他本人自己知道。因為我的胡先生是富於熱情，富於理想，富於希望，所以對於生的興趣極為濃厚；照他平常的說話看起來，他是很怕死的，即使我們今天告訴他他不久會死，這使他太痛苦了，我真不願意。我真愛他，我真不願意在此時期使他還有任何痛苦。黃院長如果協助我的話，不但不在他面前表示他病情不好的話，而且相反地還說病會好了騙他一騙——我想在這種方式之下的騙人，基督會赦免我們的——」

「自然，自然……老實說，這在我們執行醫業的人，對於安慰病人的心這一套，根本用不着招呼，我們自然也會那樣作的；就是看護們她們也是一樣，剛才我還對林胡先生說來，請他住幾天就可以出院的，不過……」

這位在這大市鎮享着極大聲名的博士，而內心却對醫藥根本懷疑的院長，正想要說

明了疾病的事實，勝過於希望的理想；而醫藥的無能，實出乎人們的想像之外」的時候，強烈地電話鈴響了；他立即跑去說話。隨後，他似乎忘了話題，而與胡太太招談作別。

(二) 病室中

胡先生常常聽見人家說到西醫，說到肺病，說到X光，說到近代科學醫藥的偉大；但他自己却沒有去嘗試過；這並不是由於他不相信，這是由於他一向覺得自己身體是健康的，沒有同醫藥接觸的必要。此次雖病了兩月，但總覺得住家中吃中藥方便。

這一次他是第一次入醫院，一切印象，他都很滿意；X光在半點鐘之內就把他的肺形照下來，給醫生看見病在某點，某點，這真是鬼斧神工啊！他是看見了他自己的肺的。但他不知何者為病態何者為常態；據醫生告訴他說，他的病不很重、肺有些地方發輕炎，其治療法，須用百分之幾的鹽去浸他，使他漸漸恢復常態。自然他的咳嗽就好了；於是盜汗呀，失眠呀，都同時自然會好了。

「照我的情形，會住好久的醫院。」被診查的時候，胡先生曾這樣問過來的。

黃院長雖然遲疑了一下，但仍用堅決的口吻說：

「至少一兩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胡先生這一次的病來勢很兇，前時頗覺因為日夜的不能安眠而失望；但聽了院長的話，就安心許多了。

他還勉強能夠步行，大家扶着他到了預定的頭等病室。

病室是簡單，樸素，清潔，白床，白桌子，白被單，白椅墊；惟有窗幃則是深綠色，光線不很强，一切專為病人打算罷了。

胡先生一種奇怪的感覺，是這裏比家裏實在好得多；雖然各種陳設不及家中，但他覺得似乎這樣子還更好一些；家中那些摩登的木器呀，花瓶呀，古玩呀，乃至於壁上掛的西洋畫呀，他在病中看去總覺得討厭；而且加以不可避免的是孩子們的吵鬧。（胡先生結婚未四年，但有兩個孩子了，一個三歲，一個二歲。）這病室中漫說還有那些高明的醫生的對症下藥，即使不用藥，僅僅因為這些清潔的設備也就會叫病人好了。

他勇敢地同他的妻說：「妳快些回去看看孩子們罷，我覺得這裏一切都很方便，妳可以多休息一下了；這兩個月來，也真太把妳累了。」

胡太太看他臉上充滿了希望之光，看去的確較在家裏好了一樣；這是心理作用麼？病人因為心理達觀，病就容易得好，這也是真的。於是她對於院長剛才說的話也就半信半疑起來了。

「妳回去休息罷，真的，我也想睡了……」病裏再堅持說了一句。

胡太太也因為想到問題還多，所以就走了。

太太一走，這時，這頭等病室中，更顯得清靜可愛。胡先生準備好好地靜養一下。可是漂亮的看護婦又來了；她真像一朵鮮花，而且已是含苞欲放的年紀，又健康，又漂亮，看去真是叫人有些興奮；所以那準備靜養一下的胡先生，不得不提起精神來賞鑑這一朵鮮花。

她是來探體溫的。

「剛才才探過，怎麼又要探呢？」

「院長說過，對於胡先生要特別小心，叫我們一點鐘試一次體溫，這樣下藥就更容易生效，先生也就容易好起來了。」

她的說話是那麽自然，使胡先生無法知道：「有死的危險的人才一點鐘探一次體溫」的這事實。至於胡先生的溫度是 38.6° ，脈膊是一 15 ，呼吸是 22 的紀錄，更不會在她的表情上表出來了。

「妳看我的病有希望好麼？」其實胡先生不是一個悲觀的人，這種有點近於求憐的話，他是不會說出來的；不過爲了看見她探溫以後，若無其事的就要出門，所以找這種似是而非的話來說。

然而在看護婦方面，其實是的確碰見了難題，好在她的機智命令她努力騙這一個病人：

「稍稍有點發燒，但不要緊，病一定會好的。」

似乎是她覺得自己說的話還不足以驅殉病人，她忽然想加強她的魔術，她甚至於停步不出門了；她的嘴唇如蝴蝶採花時的翅膀一樣美麗地顫動，她講了許多重病人被醫好的故事；對於近代的醫學她大大地誇講一番。最有趣的是她講日本首相濱口被刺的故事，兇手打了他三槍，從腸子上擦過而不會打死他。醫生們聽出他腸子受了傷，於是找了十幾個外科醫生來動手續；在一間屋子中，把濱口的肚子破開，腸子取了出來，把腸子上有洞的地方剪斷再接；濱口本人，此時簡直像死了一樣不知人們在解剖他。結果補了差不多十幾個傷處，總共才用去半小時的光陰；腸子再裝了進去，濱口活了起來……像這樣的手續都存在的現世界，故胡先生的病之能夠痊愈是不成問題的。至於濱口終於在四個月之後死去了的那一節，她竭力沒有講出來。

『不過中國像這樣的手續，似乎就沒有了！』胡先生漸覺力量很微，想睡，頭似在暈，但仍勉強說話。

『怎麼沒有？現在我們這院中還不是一樣可以開刀破肚子麼？多少人在我們的醫院

中酸過肚子，後來還好了出院呢……胡先生，你請靜一靜……」

(三) 在胡先生的客廳裏

胡太太從醫院裏出來，順便還拜訪了兩個朋友，現在她的確是疲倦了。所以她把自己關在客廳裏，想在安樂椅上痛快地坐着休息一下；然而才坐下不到兩分鐘，一個青年，一個少年老成的青年，並不通報就闖進客廳來了，這是她的親兄弟王子仙，照習慣他是當然用不着通知就可以進來的；然而他發現他大姐一隻大腿翹在安樂椅的左靠背上，這是出於意想不到的。雖然是同胞姊妹，他也覺得有些失禮。不過事情是太嚴重了，使他沒有道歉的機會就說：

「我剛才到醫院去來，據醫生說，姐夫的情形很不好；醫生大約沒有對妳說罷？」

「醫生對我說了來的，送他去的時候；不過他只說是第三期肺病，不容易治好……」

「他對我說的，還要嚴重一點；他說妳送及時還好一點，僅僅在三點鐘之後，病勢更不好了，脈搏的跳動數不斷的增加；看去一兩天就會出危險的樣子？我真急死了。」

來看看妳！這真是最叫人難過的一件事！」子仙說話時有點上氣不接下氣，肌肉的緊張，的確是很可怕的樣子；但是想不到病人的唯一的親人的姊姊，却以一種平常的口氣對他說：

「胡先生的病的嚴重，剛才我也是想過來的；並且我也難過了一陣；不過抹了一想，我終於平靜了下來：因為我想到一切事情都是命定」，即使難過也沒有法子。你知道我所說的命定，當然不是那些迷信婆婆們說的「閻王註定三更死，豈肯留人到五更」那種「命中註定」。我是一個學生律的人，我習慣了用論理學解釋一切，我所奉行的是一種科學的定命論。比方說胡先生的得病，是由於過去的勞碌，熱心社會，太不注意身體，這些原因；這些原因，我們假定他爲A，但B之所以爲B，是有C爲原因；C之所以爲C，是有D等爲原因的原因；如此推演，一直到不可知的E原因，已不知道是幾千萬年了；假如說你的姐夫要死的話，這幾千萬年已經決定他的命運了。我們不過機械地被這些原因的原因和結果的結果推動着，絲毫沒有自由意志可言。我對於人生也不悲觀

，但也不樂觀，一味機械地照推動我的原因行事。我想若果真有上帝的話，他看見我們人類，正如一個錶上的一些輪子，發條一開，大家機械地轉動，鬆了就滅亡。誠然，我不能不送你姐夫進醫院，醫生也不能不盡責地替他醫；不過無論是送他進醫院呀，替他醫呀，希望他有萬一的希望呀，也並非是自由意志，大家都是受了一定的原因逼迫罷了。』

「大姐，你大約忘了我也是法政大學畢業的學生，其實我對於論理學的尊重和你是一樣。不過，人，終於是感情的動物；看見一個自己所愛的人，有死的危險，總不能無動於中罷？」這位兄弟言下大有譏諷他姐姐的意味。

「說到情感，你 cannot 否認我對於你姐夫的愛有絲毫冷淡；我們經過了長期的苦鬥才結婚，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但我們的相愛始終和我偷跑出來時候一樣熱烈；論到愛情的寄託，我不能再找一個比你姐夫更願意寄託的人。他那種對人生充滿了活潑潑的希望熱情的人，實在很可以開劑我這種科學冷酷的頭腦；所以我覺得有他在，生活是

愉快多了；要沒有他，我也許會變成一塊冰冷的石頭。不過，情感這東西究竟其極又是甚麼呢？這不是某種原因的結果麼？不過這種原因我們不容易明白發現的就叫作情感衝動；而容易發現的就叫作理智行爲；而其實都是一定的原因的一定的結果。所以情感叫我哭，我也就流淚了。流淚的次數多，於不流淚的次數，證明我的情感甚至於比理智的豐富。然而這不是一樣的屬於科學的定命論麼？在今年今日我所發出來的所謂不可理解的感情衝動，而其原因，其實和人類的一切其他行爲一樣，在幾千年前已經決定了。」

子仙對於她這種見解，適用於夫妻這方面，總覺得有些不妥當，甚至於覺得是一段不愉快的說話。因爲他來的目的，似乎是想替他姐姐規劃一下一切善後的準備；無論是情感方面的，經濟方面的，似乎都應當有點具體的計劃。然而在胡太太方面則以爲這些事只有等到臨時再說。人，沒有知道明天的事的聰明；所以沒有十分準備明天的事的必要。單看明天的情勢變化如何，再一本良拙地去對付。這樣不投機的話頭，終於把子仙打發走了，因爲他覺得他自己的意見是多事了。

弟弟走了以後，她忽然想起來今天還有一個婦女團體開會，她應當出席的，時間已經到了。本來，即使是在胡先生的病中，她從來沒有缺席過；然而今天，她似乎是到底太倦感了一點，她覺得第一次有請假的必要了。於是她打電話去請假。想不到以胡先生病的理由，人家會那樣地原諒她，對方說：「妳不出席沒有關係，我們也都關心胡先生的病。」

雖然她順利地請了假，但她休息的計劃却沒有成功；這天來的朋友太多了；大半都是來探望胡先生的病的；有的似乎真有無限的熱情，但有的是一種應酬的熱情，則露骨地顯在臉上了。胡太太應酬了一批又一批，愈見其覺得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在受人支配而不是自己支配。假使不是她在送完客人以後，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的話，她真要悶死了。

她忽然想起胡先生有一本日記，一向祕藏着；在病中他都還放在枕頭上在記。今天他可忘了帶進醫院！她去取了出來，這一次可以看一看一個痛快了，在漂亮的交際中，在舒

適的安樂橋上，在孩子們都睡著的時候。

可是一切都不如理想，她所發現的一般男子應有的秘密，在日記中絲毫沒有。在胡先生的筆下，不但很少寫到身邊鎖事，甚至於一件具體的事實都很少寫到。他寫的都是人生哲學一類的東西。許多都屬於空想或抽象的理論。全部的集子最引起胡太太注意的是下面的斷節：

『耶穌的偉大，並不是他爲人類釘十字架而死，在釘十字架以前，正如某文學家所說，他也感到悲哀而表現了弱點來的。他的偉大，是在於他提出了信望愛三字爲人生的真諦。一個人總要有信仰，他才不至於變成唐吉訶德先生；總要有希望他才能生活；總要會愛，他的生活才有內容。我信仰耶穌，我希望世界會如我們的理想而改造過，我愛我的妻，我的孩子，和全人類；因此我更愛我的生命。病不能叫我死，因爲我並不希望死呀！……這一節是在病中寫的。』

『……古時人說三十而立，我覺得那年紀定得太遲了，一個人立起來，歲數可以

了。我今年是二十三歲了，我應當早早立定志願作一個有用的人。像格羅斯頓一樣，當年就預定十年後該作的事，這才是作人的良好模範。我想我應當在三十歲時就有一番成功；四十歲該有一番大大的成功……」

「……古今來偉大人物的成就，都是由於絕對樂觀，不灰心，而且不顧的努力……我一定要學他們……」

「……拿破崙的日記上寫着沒有不可能的事。」是的，這簡單的句子裏對我對任何事都覺得有辦法了。這種不如理想的社會，變成如理想的社會，是輕而易舉的事，誰說不可能，誰就是沒有讀過拿破崙的日記……」

雖然抱着宿命論的胡太太，但她終於是女性，女性所想在丈夫的日記中是發現了他如何地在傾心愛她，或者，他已經在字裏行間有不愛她的傾向這一類的東西。胡先生的日記中既然不曾提到，也就使她看看地就睡着了。

（四）又在醫院裏

預料兩天就會死的胡先生，一直延長了七天七夜還沒有死；這種延長，幾乎叫醫院裏的看護醫生們都詫異了。難道那減少病人過甚痛苦而注射的 Morphine，Codein，真能除病魔。難道那些含醉麻劑有害身體的安眠藥片直產生了奇怪作用麼？沒有，肯定地沒有！二次再照X光，知道胡先生的肺是更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夠延長的原因，是該歸功於胡先生的樂觀，產生出來的神異的抵抗力。

不過這種神異的抵抗力，事實上確乎產生了極大的效果；從胡先生方面說來，在他每次注射了 Codein 以後，他就覺得他自己並不是病人，至少，他覺得他不久就會好了。所以他頻頻地問醫生，我甚麼時候可以出院呢？快了，快了，是醫生繼續骨頭的回答。

另一面的效果，是胡太太也着實爲此事而高興了。她幾乎想去質問這位酸胡先生兩三天就會死的院長了。不過她究竟是一個青年會派的女子，一見了黃院長的面，脾氣始終發不出來。

「我看我們胡先生似乎比從前好了些了，這真謝謝！」末了的謝謝，似乎在暗示：「實院長，你看你的話錯了，我們的胡先生並沒有如你們所說三天死去呢！」

然而黃院長似乎很老實，並不知道這種暗示的樣子，反而從正面去看他這個謝謝。

「胡太太，妳的謝謝來得太早了！我們真是不敢馬上接受。老實說，胡先生的病是越來越危險。前次我不敢明白告訴胡太太，後來聽見令弟王子仙說到胡太太是很達觀的人……」

「我不能算是很達觀的人，但我是相信宿命論的人；我相信一切的必然不能避免，原因產生結果，我是相信的，所以有叫我哭的原因，我還是哭的，達觀的人，就不會哭了……」

「好罷，無論達觀也好，宿命論者也好，總之，妳是明理的人，所以我就敢於把實話向妳說。我是一個悲觀論者。妳們胡先生的病，在我看來是沒有甚麼希望的。因為，昨天再照X光的結果，肺比初來時壞的部份更大了。肺的部份更太為甚麼病人却表現得

比起初時更好呢？這就是嗎啡針的作用。普通人叫嗎啡針作強心針，那無非是比較好聽的名詞；病人要死，家屬總希望用強心針去救活他。實在說這種針是害多於利，所以多用是死法，而經醫生的使用認為是合理。因為我們總不致多用的原故。但你們胡先生上院一星期，已經打了三十七針了！嗎啡的作用是刺戟而醉麻，所以牠在病人身上能夠止痛而且興奮；於是病人覺得自己好像好了許多一樣；實則他的身體各部已不能支持了。妳們胡先生這幾天的食慾，已大大減少了，這就是明證。這樣下去他的生活力愈用愈枯，終有一天嗎啡亦不生效，他就死了；而第二天，據我們看，已經很近了。這其中醫學上的原理，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但有一個事實是胡太太也了解的：那就是胡先生初來的一天，才打兩針就可以捱付；現在是每隔三點鐘就非打一針不可了。」

「我知道，」胡太太表現自己對於這種醉麻劑，也並非是那麼沒有智識，所以很清楚地說了。「不過，黃院長，請想想看，利用他這種勉強能夠振作的機會，試試採用別的藥物去治療他如何呢？萬一有救的話，我真是感謝先生了。」

『我說，最好的藥物是無過於飯；在不能吃飯的條件下，藥物有甚麼用！我前次好像對胡太太說過，我雖然是一個看了千部醫學書以上的內外科全能醫生，但對於醫根本是否認他的價值的。妳想想看，一個人從小到大，就全靠飯與菜這兩大寶貝，並不是全靠藥；足見藥比飯菜的價值低得多了。而今人們在菜與飯都吃出了毛病的情況下，要叫藥去幫忙，這真是不通已極。這等於用甌瓦修了房子，房子壞了的時候，不用甌瓦去補，而去用一種平常不能修房子的材料的棉花破布一類的東西去補，妳看如何？老實說，我把醫生們的祕密性都告訴妳罷。任何病症，都是有一定固期內；在這固期內，病人的血是在和病奮鬥，戰而勝，固期一過，病就好了；戰而不勝，也許時間延長，也許死。醫生們就利用這機會，給你藥吃，固期一到，病好了，大家感謝醫生，殊不知假定不醫也會好的；這反過來看比如戰不勝的大病，即使醫到了固期仍然會死去一樣。——社會上還有一種人，一來看病，就問醫生說，我這病可以醫斷根麼？這真可笑話了。病怎麼會斷根呢？比方一個身體十分健康的人，因吃了腐敗東西而得了痢疾，醫生充其量能夠

把他醫來再健康，暫時沒有病疾。爲甚麼說暫時呢？因爲假如他好了又去吃腐敗東西，同樣原因同樣結果，當然他又會再得病疾，這如何能斷根呢？把人醫健康則可，把病醫斷根則不可。病的斷根法是永遠不過同樣的生活；換言之，假如你過去因如此如此而得的病疾，你以後不再如此如此，也許不會得病疾；但終於是也許罷了；病如小偷一樣是防不勝防的。」

「不過，我們常常看看病人進醫院，後來醫好出院，這一類的事實，貴院長總也不能否認；大約病人心理，總希望如此出院罷了。」胡太太不能不略加辯解。

「這也不一定就是值得慶賀的好事。實在說，上帝造人，叫我們不到百年終歸一死，這就是一個大病；這大病是任何醫生不能挽救。醫生努力和死神奮鬥，但上帝所定的大限就毫無辦法。我們用刀呀，剪呀，藥水呀，打針呀，費盡所有的氣力而結果只不過爭取一些極短的壽命罷了，上帝看見這種爭取是認爲非常幼稚的。而且在此爭取過程中，我們人，真太苦惱了。我常常給病人開刀，看見他們受苦惱的時候，我有時想還不如

「刀殺死他的好！我想我們如果想說明一種真理的話，頂好還是不虛偽，不客氣；那麼，我又要說到胡先生了。像他這樣，肺壞了大半邊，任何事情不能作；只是打了嗎啡針以後稍覺興奮；平時則只有昏沉沉地睡着等死，實在，活着還不如不活的好。傳說外國醫生斷定病人一定會死的時候，如果覺得他死前太苦就給他一點毒吃，毒死他；這是一種笑話，世界上沒有這一種事。從醫生的觀點說，這是無論如何也不忍心的，而且法律道德也不允許呀。但從病人的觀點來說，這的確是一種好辦法。妳大約聽見講過戰場上那些重傷的士兵，他們就要求同伴槍斃他；就是這個道理。根本，人這東西，活着已經是很可憐了；病了，斷了腿還勉強活着，那其實更可憐。我說這些話，一方面是不客氣，一方面對胡太太我覺得也有點幫助。因為這樣，假如胡先生死了，實在可以達觀，這是他「解脫」了，像佛教徒他們說的話一樣。」

胡太太靜靜地聽着這些話，一面看着黃博士的嘴唇顫動，似乎有永不休止的氣慨。她想，這人真是奇怪的傢伙，一方面當着醫院的院長，一方面却如此否認醫學，而且附

帶否認了人生……而且她回味到他說的用毒藥毒將死的病人的話，她覺得對別人也許是笑話，而在他這樣人生觀點的醫生，也許真幹得出來……她恨命地看了他一眼，他的確有些可怕的樣子。他不會把胡先生毒死麼？高爾基便是給醫生毒死的，她戰慄了。

正在這愈想愈可怕的情況中，忽然，一個漂亮的看護婦進來了。

「院長，第二十四號頭等病房，胡先生……」她忽然看見胡太太在那裏出神恐怕的神氣，她把話說一半就停了。

「沒有關係，胡太太是很達觀的人，剛才我們甚麼話都說過了；胡先生怎麼樣，妳說呀！」

「有點不大好了。針打下去，他不大能覺得痛了；皮膚有些硬、有時昏沉，一醒了就很興奮地說話，話是漸漸沒有秩序了；不過腦經還明白。院長去看看麼？」

「好罷，胡太太不要走了，同去罷！」

（五）又在頭等病室甲

當其院長和胡太太進去的時候，胡先生還在說話；這在他自然不覺得死的來臨，即在一般常識的看起來，也不能說有死的徵兆，然而由於他的眼神，由於他的說話的無力，到底是不及常人了。他只簡單地在問看護：

「我到底那一天能夠出院？」

看護說：「你好是了許多了，但出院的事，要經院長許可，我們不能作主張……」

哦，正好，院長來了……」

「黃院長，我甚麼時候可以出院？」病人再問。

「很快，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就是來看看你能不能就出院的。」

說後，黃院長就走了過去，很親熱地坐在病人的旁邊並且拉着他的手，一如一個溫柔的妻子對於病丈夫一樣。看護們都微微地表示有些怕傳染的意味——因為胡先生的肺已壞了，口中隨時發出極臭的氣味，看護們便不大親近他了——而黃院長却絲毫沒有這種表示。那種和藹的態度，真是叫人想不到他剛才那些說話！剛才的談話是極忍心地看

見病人死去滿不在意；而現在則對病人生存有息息相關的親切。這親切，真叫胡太太都詫異了。於是，似乎是不甘示弱，她也跑去坐在病人的身邊。

黃院長照例把聽筒聽了一下，於是安病人的心說：

「很快你就可以出院了。」

「我這一回的病好，真感謝……」病人是企圖坐了起來說話，但一坐起來只說了一半就覺無力又倒下去斜靠在枕上了，而且忘了繼續完成他的句子。黃院長向看護說了幾句英文，看護很快地就出去了；不一會轉來，便拿了棉花，酒精，針管這些東西來，黃院長親自再在胡先生大腿上打了一針。看見病人沒有甚麼反應，他心裏想，不行了，不行了，「然而他始終維持他的鎮靜。退了開，向病人說，打了針，你該稍稍安靜一下。」

胡先生自己也覺得沒有甚麼力量說話，他便靜靜地不顧一切閉了眼睛靠着。但他的腦經中却不如生理那麼安靜。他還在幻想。大家都說他很快地就可以出院了，那麼，他不久又可以在社會上活動了。他想到：大約孩子差不多可以進幼稚園了，家庭將來的秩

序必定更會好些；而他自己，今後要努力鍛鍊身體，過去實在太不注意了，所以有這一場大病。而且，生活的秩序也得安排好。他必定要在三月之內，把「社會改革」這一部書寫完，書局是等着他的書出版呢！妻的事業一天一天地在發展，這也是一件可喜之事；但家中家務不能叫她操勞過多，否則她身體也不能支持。不過最短的期間家中的母親會來了，這是一大助力；房子是決計搬到郊外去住；早上同孩子，在新鮮空氣中散步，這一定很有趣昧。尤其是月夜，可以同妻在江邊閒眺，一如他們剛結婚不久的生活一樣。改革社會，必須從實際工作入手。同妻在郊外創辦一個托兒所，照自己的設計建築房屋，那些孩子們該多麼幸福呀！在碼頭上，常常看見多少小流氓，這，若果收集起來教養，一定是很有價值的工作。妻一定會幫忙自己的……

「雲，妳幫忙麼？」他繼續他的思想忽然說話。

「甚麼？」

「我想給妳談談……」

「院長說你明後天就可以出院了，一切出去再談罷！」胡太太只好如此說。覺得自

已厭了他，又非常難過，所以更接近了他一點。

「正是想同妳談談出了院以後的事。」調子已經很慢了，而且說不完就又閉了眼睛；然而他的腦子中却雜亂地裝滿了一些希望。他不知是事實還是幻夢，一會他看見王子仙，他們在客廳中高興地談話；一會又看見許多小孩在花園裏跑來跑去，他自己的心裡，有一些輕微的愉快之感。他想睡，但似乎是在草地上，花樹下睡着了……

在病室外：黃院長在吩咐看護們，叫他們大家當心一點，病人是在今天會死的了，可是留心不要叫他在死前有絲毫痛苦，因為照例，肺病的人直到死神經都是清楚的，所以非常之易於意識到死的悲哀；而且，在臨死時呼吸總是短促的難堪，只好照常地注射醉麻劑以減少病人的痛苦。病人如有吩咐，一切當服從他，即是說，應當騙他；因為這世界在短期內於他就無分了，所以騙他快活快活。

「至於胡太太，」黃院長繼續說，「你們請她出來同他說說話。」

胡太太被請在病室外面了。

「胡太太，妳看見的，胡先生這樣子是不行了，妳今天是不能走了；妳要不要設法叫他說幾句身後的話？如果要，那就趁這時候；等一等恐怕他說話也困難了……」

「我知道……」說不成聲，胡太太在哭了，「不過，他那樣樂觀的人，真不願意叫他說遺言……一切等到以後再說罷！」

「好的，本來也沒有甚麼要緊。不過，天氣是有些熱了，棺材，衣著，得稍稍準備一下。這大約應當把王子仙先生叫來一下。他住那裏，我們去叫……」

「寧南路四十六號，哦，錯了，錯了，六十四號。」

「好的，妳進去罷，好好看看胡先生，但忍耐着，不要哭。」

病室中，胡先生最後一次醒來了。但他還看見光，看見親愛的妻，看見美麗看護婦，他心裏似乎還充滿了熱力，感覺到這是一種愉快的環境；他還夢想着出了院以後的環境比這更愉快更美麗……然而他覺得他的心跳得很厲害，和第一次同愛人接吻時那麼緊張；一切印象和電影一樣地閃動，迅速地變換着；他似乎有些不能支持這種閃電般的變動，他的頭昏睡了；光，慢慢地在眼前消失；熱，漸漸地在身上消失；能力，漸漸在四肢各部消失；很快地說，他死了。距離他作着美夢的剛才，不過是兩分鐘的事。這世界和黃院長說的一樣，於他就完全無分了。

雙重漢奸

一

空氣是再適宜不過了，風和，日暖，叫人感到春的可愛。不但桃花開着，而且海棠花也開着；縣衙門裏的花廳，成了名符其實的花廳，不再是那種審殺人案件一種可怕的地方了。更何況縣長約的是縣中著名的商會會長王月廷，大紳士王桂軒、謝如潮等在此打牌呢？所以王桂軒不免又把他自製的，自認為得意的仿古句子又背誦起來了：

「平生剩有兩手在，八圍能令塊壘消！」

「哈哈，」四位賭友都笑了，而且站在旁邊的姨太太也笑了，雖然她不懂得那詩句的真意；但八圍二字無疑的說的是打牌，說那牌面那樣搖頭擺尾地像唱甚麼戲一樣唱，那自然是可笑了；至於他的紅鼻子的顫動，這一次，還不在被笑之列。

王月廷真不愧為一個商會會長，坐下來連戰皆北，他不但臉不紅筋不跳，而且還談

笑自若，付賄款像爭着開茶錢那麼慷慨。

「聽說游擊隊逼近我們的縣份了……」胆小的謝如潮忽然一面打牌，一面說到這問題；可是還不會說個眉目就被胆大的商會長一頓訓話：「好好地摸你的牌，不要少了一張，國事管他娘！日本人在這裏我們打八圈，游擊隊來我們還是打八圈！」

「是的，平生剩有兩手在，八圈能令塊壘消！」王桂軒又背起得意句子來了。

這會不說話的就只有劉縣長，因為他也輸了；他沒有商會長那麼慷慨，他有些輸不起。他聚精會神地在推鼓打五索還是打六索。還是錢太太來得痛快，看他遲疑得已經到了叫人不能忍耐的程度，在背後，伸出手來，越權地把五索給他打出去了。

正在這時候，一個公差忽然匆匆地跑進來報告，有人來會他。

「我不是曾經給你說過麼？只要我們打牌的時候，甚麼人都不會，你怎麼忘了。」縣長生氣的說。

「是的，老爺，我給他說過了，老爺在打牌，甚麼人都不會；」公差帶着茶氣說話

。「但他說非會不可，有要緊事，而且說，是報告秘密。」

「是甚麼樣的人？」

「像個便衣游擊隊的樣子！」

「游擊隊的樣子，你瘋了！」縣長氣噓噓地漲紅了臉，大大的罵公差，表示會嚴面威風；但內心却着實驚了一下，萬一真是游擊隊呢？在他的地位，游擊隊來會他，這不太奇怪了麼？他似乎預感到有甚麼不幸會降臨一樣。於是他破例將牌放下，喊姨太太替他打着，叫公差去傳那人到客廳見面。自己無精打彩地在那裏等着。

進來的果然是一個精幹而且勇敢的人，他拿着頗不放心的眼光，觀看四下無人，便自己公然說他是遊擊司令派來作代表有事和縣長商量的；意外的事件到來，縣長的心在跳，手在顫，恐怕來賓聽見，只得把兩手都藏在背後，面上堆着一些假笑容，恭聽來賓的報告。

來賓把遊擊司令的意見，詳詳細細的傳達，要縣長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黨在

廟的數十個日本兵，一個一個地殺死，懸出青天白日的旗來。否則遊擊隊的大隊已到，將縣城重重圍住，不日殺進城來，即將縣長全家，殺得老少不留。這事實是在句容縣有過的，連無錫那樣有名大縣也有過的，何況區區這一個溧水小縣？所以縣長聽了這些話，心裏就有些不能支持了。不過他表面還表示沉着，含糊支吾，並說明無力殺日本兵的苦衷，轉請司令另外想個折衷辦法，他只要力之所及，無有不唯命是聽的。並且還繼續聲明，他本來是縣黨桑講習所的所長，一向安分守己，出來當縣長，一則是不得已，再則是想借機會報效國家，只要有益於國，他就粉身碎骨，也甘心的。不過殺日本兵，實在是力量不夠。遊擊隊的代表，按着原來的計劃，當然不再強迫，因為他們的真目的，是在利用這位漢奸有所活動，而不是殺日本駐軍。所以也不再多說，只說回去照實報告，等司令把辦法決定了，再來作第二次的商量。實在的，他第一次的任務已經達到了，他該脫離這危險境地了。

代表走後，縣長急速的回到花廳裏來，叫他們停止打牌，把遊擊代表的話，公開地

向他們說了一遍，叫大家討論如何對付。

這麼一來，大家都默然無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上都帶着一種馬上將要死了的恐慌，結果還是「平生剩有兩手……」的王柱軒說：「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非常困難，動輒有性命的危險；不過，遊擊隊常常鬼計多端，說東是指西，我們得先派人探探他們的勢力；如果真有點勢力的話，頂好的辦法：卽一面對付日本人，一面討好游擊隊，以維持現狀，或者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你們說是不是呢？」

縣長，謝如潮，商會會長，都一致地贊成王柱軒的辦法。會議於是宣告完結，八團工作才作了一半，只得繼續努力。不過大家的興致到底沒有剛才那麼濃厚了。他對於遊擊隊代表所說的話是半信半疑。雖然他已派了人去打探遊擊隊的虛實，但終於草草結束了打牌而送走了來賓，獨自徬徨於桃花與海棠花之間，連抱姨太太的興致也沒有了。

過了兩天，打聽消息的人回來了。那是真的，遊擊隊在縣四週的勢力，取這漂水外縣，真是足足有餘。不過他們爲甚麼不打進城來殺完那幾十個日本鬼子呢？這是不大期

瞭的事。劉縣長這就真真爲難了。把這消息去報告日本人麼？那就會引起一場惡戰，這惡戰的結果，恐怕他就會死於亂兵之中，而自己的家恐怕就會被火燒掉。不這樣作罷，遊擊隊已經圍滿四週了，那幾十個日本鬼子，不出城門一步，甚麼也不知道，這結果會擾出些甚麼亂子來呢？真是不堪設想啊！

劉縣長正在爲難的時候，還是遊擊隊的代表來救了他。這一次來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了。另一個據自己說他是一個隊長，是河北大學的畢業生；說話有條不紊。

劉縣長看他說得頭頭是道，幾乎連自己都想當起遊擊隊來了。不過他鎮靜着，他把剛才所懷疑的問題提出來問對方：

「那麼，你們爲甚麼不痛痛快快地打進城來呢？」

「劉縣長，我們把實在話告訴你：打進城來是易如反掌的事，不過在我們覺得有點不合算，因爲這深水隔南京只有二百多里路，隔滬杭鐵路只有幾十里，他們若搬救兵，我們是會有相當犧牲的，雖然我們可以佔據這縣城十天半月。所以我們的司令官決定下

來，要利用這種形勢，利用劉縣長的真心未泯，作點實際於我們的好處。不過假如你覺得不能接受我們的條件，那我們還是不顧一切要打進城來的。」

「笑話笑話，一切當如翁辦理，只要鄙人辦得到！」一面是受分隊長那種英氣勃勃的目光的監視，一面也是受良心的驅使，劉縣長這時準備接受遊擊司令所提的一切條件了。

而其要點這些條件，實行起來，並不是怎樣困難的：第一，今後對於日本人要陽奉陰違，不再爲虎作倀，使他們以華制華的目的不能達到。第二，隨時將日本人的動向，迅速報告遊擊隊。第三，替遊擊隊代購代運子彈糧食等。事情就如此決定了，雖然縣長捏了二把汗。

一一

這幾月來，深水四郊的遊擊隊，人數的發展，和動作的迅速，處處使鬼子感到驚恐和畏縮了。這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遊擊隊的軍事力量的龐大，政治工作將深入民間

，所以老百姓們都擁護愛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即使漢奸們也一個個地良心自發地反正過來幫助遊擊隊了。因此過去的遊擊隊，只有步槍和機關槍，沒有大砲這類的武器；只有雜糧，沒有米麵雞魚這類的美味；但近來他們不特件件武器都有，給養更不成問題，連啤酒絲襪，綢緞布疋，在遊擊區中都普遍的多起來了。這當然使鬼子們十分詫異了；他們用如此大力地封鎖，何以遊擊隊的生存反日漸活躍呢？這還有一層，使日本人最疑惑的，就是每次最秘密的行動，都被遊擊隊知道了；而且鐵路的破壞，漸漸多了起來，公路上的運輸，也吃了幾次大虧。人，被遊擊隊打死；東西，被遊擊隊搶去；日本大兵一到，遊擊隊好比神仙一樣的預先就知道，逃得無影無蹤了。

這些事件，鬼子們始則猜疑，繼而看出似乎是維持會出了毛病了。他們要決定對策，他們尤其注意的是劉縣長，他們甚至於要槍斃他。

在劉縣長方面，已經猜出自己的地位的危險了。尤其是這幾日來，縣城謠言的衆多

•有的說遊擊隊就要打進城來了，有的說鬼子們要開大軍來把守縣城了。城中的人心是惶惶不安，鄉下人連進城來賣小菜的事都不敢了。很多生易人關了店門往鄉下逃跑；四街八巷像死了一樣，充滿了的是沉寂。

鬼子們的態度，則是捉摸不定，有時跑去偷看他們，則有的在擦槍，有的在整頓行裝，但也有在喝酒的。

劉縣長感到自己即使不死於遊擊隊之手，定死於鬼子之手；因此打牌的娛樂，都停止了好久了。而且，本來，事實上他也是過於忙碌了。他今天要替鬼子們辦米，辦肉辦小菜；明天要替遊擊隊通消息，運子彈；早上是笑笑地對付鬼子們，晚間是笑笑地對付遊擊隊；人家說騎牆派最聰明，最安穩；但劉縣長則感到最可憐，最苦痛。有時他怕那一面把他槍斃了，但有時他甚至希望那一面槍斃了他；他的矛盾的生活，太使他難堪了。

他現在唯一消除自己的苦惱的方法，還是找王桂軒王月廷來，但不是來打牌而來商

量對策。因爲王月廷比較胆大，王桂軒比較足智多謀，至於一向的好友謝如瀾，則早已不知去向了。

這一次，王桂軒來發表的意見，是遊擊隊的工作，作得太露骨了一點，所以使日本人感覺到縣府的人作怪，這是使劉縣長難安的最大根源。最好叫遊擊隊稍稍歇一下鋒芒。然而這意見已不是好意見了，因爲實際上城中的便衣遊擊隊已經多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了。假如劉縣長要稍稍表示一下背叛遊擊隊的意思，恐怕只有命在旦夕。

「那麼，月廷，你的意見呢？」王桂軒問商會會長。

商會會長正想發揮一點甚麼議論的時候，忽然公差來報告說有人會縣大老爺。

大家看見公差沉重的臉色，想，這恐怕一定又是遊擊隊的代表了。然而不

「這是一個日本軍官！」蔡雲補充說。

「日本軍官」四字像雷一般地響。平時，軍官不輕易自己出門來會縣長，都是叫人來轉遞去的；這一次必有更其可怕的事發生了。但他們三個人的臉色，駭得不自覺地蒼白了，老大終歸於是要見的。

軍官名爲野島少尉，他就是這一縣日本駐軍的首腦，遊擊隊他都叫作野盜；此人並不像一般鬼子那麼矮，反之到是一個高格子，頗有些軍人氣概。他把近來遊擊隊猖獗的情形，略略說了一陣以後，就作結語說：

「我總覺得我們中間恐怕有人在和遊擊隊暗通消息，你以爲如何？」少尉很深沉的說。

縣長聽完以後，心裏當然明白少尉所說的暗通消息的不是別人，正是指的他，他的忍不住的跳着，他的手不住的顫着，幾乎找不出話來回答。但他終於裝出一付鎮靜的樣子說了許多許多支吾的話來應付，總覺得十分出於勉強，料定少尉的手槍立刻就會把他打死，他戰戰兢兢地等着死神的降臨。

然而出於意料之外的，少尉的臉忽地變成一付善意的面孔，帶着一種陰柔的調子說道：

「劉縣長，我們現在到不想清察這些了；我明白告訴你，這裏我們兵力單薄，我們

的兵力要多調到此地來也辦不到，遊擊隊一來，我恐有最大危險，所以我們已決定放棄這一縣了。中國的地方還是交還你們中國人，我們去了。——只是有一件……」他要說甚麼，遲疑了一下，但終於說了：「希望你設法通知遊擊司令，不要在我們撤退時，攔路腰斬，乘人之危，殊非大丈夫之道，」顯然那少尉隊長，清楚地，明白地，知道縣長是可以同遊擊司令通消息的了，劉縣長此時覺得要抵賴已是不可能了，只得坦白地承認，他可以傳達這些話。但萬一少尉的話是一局騙局，劉縣長的性命立刻就不保了。但想不到他却毫無留戀地就告辭了；這才叫劉縣長安了心。

果然，第二天鬼子們就自動地撤退了。

三

「喂，看殺頭去！」和尚頭的老張說了。

「甚麼地方看殺頭去？」老王在反問。

「南門外操場壩。」

「殺誰的頭？」

「劉海樓的頭！」

「你瘋了麼？那個敢殺劉海樓！」

「你才瘋了呢！遊擊隊進了城你還不曉得？劉海樓是漢奸，遊擊隊要殺他！」

「我比你才曉得多！劉海樓這幾個月來給遊擊隊暗中往來好得很；今天遊擊隊進了城，正是他得意的事！」

「那麼，怎麼早上許多人都叫到南門外去看熱鬧呢，說是看劉縣長；那地方不是殺頭的地方麼？怎麼在那裏去看他呢！」

「你這豬獃！操場今天有很多人，不錯！不過不是看殺頭，是看熱鬧，說是要開會，歡迎遊擊司令，是劉縣長辦的歡迎會！」

「哦哦哦！」和尚頭這才有些明白了。但他究竟還不知道這真實的內容，所以他申辯，即使餓着肚子，也得去看個明白；而且爲了明瞭一切，他免不了拉老王去，雖然老

王有些不願意。

初秋的大陽晒在沒有帽子的和尚頭上，顯出某種令人發笑的光彩。但老王一向知道老張的脾氣不大好惹，所以在後面忍着沒有笑，二人順利地到了操場壩。

的確，這是曾經殺過很多人的刑場，照例有一方一塊的污草，表示永恆的犯人的血跡；由這些血跡，令人驚常起一種不快之感。然而今天却不同了；靠城牆那方搭了一個棚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壯觀地扯起，台上有幾個整齊服裝的將士；劉縣長則端端正正地坐在右邊，他斷不像會被人將殺頭的樣子，張和尚的錯誤，此刻越更證明了。

台下人山人海，叫人看不清誰是誰的面孔，聽不清誰是誰的聲音；甚麼都打成一片，似乎爲一個巨人，這巨人有一萬個頭，一萬隻手，一種轟轟輕雷似的叫喊。

開會了。其實老王的話也說錯了；這不是歡迎甚麼遊擊隊的歡迎會，而是遊擊司令入城以後立即召集的民衆祝捷大會，所以劉縣長此時算是來賓，而遊擊司令官反而作了主席。

劉縣長不甚愉快的表情漸漸地越更顯露了。他看見台下的這一個個高頭巨人，似乎是專爲看他而來的一樣，那一萬雙眼睛，似乎毫不留情地釘着他，至於那哄哄的一切聲音，彷彿他的含義就是說「你這漢奸，你也配坐在這台上麼？」

的確，坐在這台上，對於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司令官開始演說了，他說到中國的最後勝利，說到收復失地，說到青天白日旗……一陣一陣激烈的掌聲，瘋狂似地不停；而司令官的話便越更活躍了，聲音也格外宏壯起來。他是一個並不十分高太的人，純然是一種南邊人的氣質，他臉上的表情極爲生動而且英勇；他偶然似有意似無意地在掉頭看劉縣長。劉縣長一付蒼白的臉，幾乎想哭非哭了。他和張和尚一樣在胡思亂想；他差不多相信他自己已判決了死刑的人，現在司令官是在和他開玩笑，故意拿他來放在台上，叫他在未死之前還得着無限的羞辱。兵等憤慨一完，大家就會喊散開，看槍斃漢奸；而劉縣長則從台上被人抓了下來，剝去衣服，跪在那血污過若干次的草地上，辯的一響，完了，他離開了這可怕的世界……

「說到漢奸……」演說者滔滔在發揮理論；可是漢奸二字有如一塊炸彈的碎片打擊了劉縣長；他那埋着的頭直覺地抬了起來，睜圓了受了驚的鬼子似的眼睛。

「……像劉縣長這樣的人……」劉縣長斷續地聽見這些聲音；而且同時注意到遊擊司令是一面說，一面帶笑地在掉頭望他。「絕對不能隨便就說他是漢奸；我向大家保證。劉縣長不但不是漢奸，而且是作着最有價值的抗戰工作的一個人……」劉縣長心裏在評判，「這是諷刺，」但表面上却不能不帶着笑來來接受這諷刺。「我們現在不妨把過去的事報告一下，自從劉縣長在本縣作着縣長以來，他就一直和遊擊隊通着消息，他對鬼子一直只是虛與周旋……」劉縣長心裏在想「這是一派假話！」他真心服侍鬼子一共有一年多，而同遊擊隊通消息，不過是近四五個月來的事情，拿時間來計算，他的功不能抵罪，顯然地，遊擊司令處處在替他掩護；細看演說者的動作和表情，剛才所斷定的諷刺，實出於心理的誤會；然而把劉縣長的工勞誇大，這仍是令聽者難堪之一點。

「……老實說，如果沒有劉縣長，我們斷乎沒有這一次的勝利；深永縣，也不知道何

時才重見青天白日旗了。『這是實話，演說者就在這句實話上加重了語氣表示結束，聽衆們會意地都拍起手來而且大笑了。只是劉縣長一個人沒有笑。不過遊擊司令並不會於演說完時，就叫兵綁他起來當衆槍斃，而且笑笑地同他坐在一起，這到底使他鬆鬆許多。』

接着司儀用傳聲筒報告請劉縣長演說，他不能不站起來應付。當過講習所所長的他，平時其實也有過當衆講話的經驗，然而這一次却不行了；臨時簡直不知道說些甚麼好。他胡亂地說了幾分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甚麼；他只曉得他的演說詞中有一些屬於抗戰的新名詞就是了。莫明其妙，那日本少尉的高格子的影，在演說時竟兩次浮上他的腦際。難道他何腹自殺了麼？他對他有一種鬼的印象！

羣衆不知聽清楚了劉縣長的話沒有？但結尾時報以掌聲和笑聲完全是一樣的；這大會終於順利地完成了。遊擊司令是堅決地邀請劉縣長在司令部去聚餐，慶祝勝利。然而劉縣長拒絕了；他說他頭痛，請原諒，在露天壩開這樣長時間會，他這是第一次，他年

辭也不行了，他需要休息。可令官也沒有過義勉強，他似乎倦得了教，空似地愉快，他要回家去休息。

到了縣府的時候，天，已漸近黃昏了。快圓的月亮已經掛在天空。秋之夜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美妙。花廳中菊花的影子，散亂地映入眼簾，幾乎是在向人說話的樣子。可是劉縣長是感到寂寞。當其唯一未曾出門的老媽子，來報告說大少爺都奉學校命令要參加今夜的祝捷提燈大會不能回來的時候，他簡直由寂而變爲忿怒了。

「那麼，姨太太呢？」

「他等老爺不回來，也去看提燈會去了。」

「……唉……」

「老爺，說今晚上的提燈會好看極了；所以大家都走光了，只剩下我這個不中用的老媽子！」

「……哼……」

「老爺不去看提燈會麼？」

「滾開，不要多嘴！」

此時，劉縣長是由忿怒而轉到另一念頭了——另一個可怕的念頭啊！——自殺。他覺到他今天是受了致死命的侮辱；他當漢奸的時候覺得沒有受侮辱；人家罵他作漢奸的時候，他覺得也不是了不起的侮辱。他只在人家恭維他不是漢奸的時候反而想到是侮辱，這心理狀況太神妙了。然而他想自殺的事實，却說明了一切。

他生怕他自己自殺的念頭，不斷地延長以致於實行起來，因此他希望這時候孩子們或者姨太太回來，甚至於一個甚麼朋友來，以遣散這種不愉快的思想；然而遠遠傳來許多大聲顯然地是提燈會在開始了；誰在這時候肯來看一個內心苦痛的大呢？於是，外面愈熱鬧，花廳愈寂寞；在這情形下，自殺的念頭更進一步強烈，甚至於具體化了。他活着作甚麼？他五十八歲了，人世也經過夠了，他家產也有了，孩子們也快成立了，他沒有活着的必要。他又多病，即如貪圖活着，也不見得能活多久；而且活得痛苦則不如不

活——「死了到是一乾二淨！……死了到是一乾二淨！……」他反覆想着。

然而他終於希望孩子們和姨太太回來。

可是他們終於沒有回來。

「死了到是一乾二淨」的念頭再三追隨他。他怕再想起那似乎拉腹自殺了的少尉的面孔；他怕再聽遊擊司令的說話，他不願再見認識他的人。他想到一切人都要譏笑他。如此不死，有甚麼辦法呢？

走進了房間，他看見牆上用圖釘釘的謝如潮的半身像片，他莫明其妙地此時討厭這個不肯同自己商量就逃跑得無影無蹤的人。他把像片取下來，撕兩半，丟了。但這對於他的自殺觀念毫無影響。他終於開了箱子取出那可怕的手槍來了。看見手槍，少尉的影子又一度浮上了腦際。這是他送他的。他從來沒有使用過，想不到今天不是用來打刺客而是用來打自己；也可以說他之死是間接死於日本人之手罷。然而他沒有這樣想。他只看見他的床舖有些凌亂，姨太太是睡過午覺起來就出門的樣子；然而他現在管這些

小事作甚麼呢？即使姨太太才是同情人睡了起來，在他似乎也沒有甚麼刺戟了。

他把手槍拿着，差不多有些打抖；幾乎二十年沒有實行打過手槍了，二十年前，他同過一個軍官往來，還練習過打靶來的；現在這些過去，銳敏地在腦海中經過，但銳敏地也消逝了。

他只拿了手槍，遲疑了一分鐘，似乎在等待甚麼似的；又似乎感到沒有甚麼等的必要；終於急急地搬動機關，對向腦門，自己把自己的生命結束了。

「完」

楚重義奸

七二

中華民國卅年四月出版

家與國 全一冊

每冊實價七角五分

版

權

所

有

著作者 涪陵文德銘

出版者 重慶指南編輯社

發行所 北新書局

重慶民生路一七〇號
北碚中山路五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印刷者 安慶印書局

審查證圖字一六六〇號

北新書局發行

0040 戰時讀物目錄之一

國防的理論與實踐	柳湜著	抗戰期間的文學	阿英著
防空方法計劃實施	杜瑛著	抗戰期間新聞宣傳	任白濤著
毒氣與毒氣戰爭	徐詠平譯	抗戰中青年出路	楊晉豪編
中日戰爭戰略戰術	金則人著	抗戰中的文化問題	吳大琨著
游擊戰術	蔡澤民編	戰時教育問題	楊東蓀著
游擊戰術講話	趙康著	戰時教育問題	尚仲衣著
游擊戰術游擊活動	彭德懷著	戰時兒童獨幕劇	趙旭初編
中日血債	江夢生輯	戰時後方歌詠	周綱鳴編
日本國內革命怒潮	王紀元著	戰時詩歌選	馮玉祥著
走上絕路的日本	張仲實著	青年與抗戰	柳湜著
日本侵華危機	嘯雲著	抗戰的出路	丁洪範著
日本在華間諜網	郭洛文著	抗戰的新階段	林語堂著
中國空軍光榮史	枚詰編	戰地歸來	田漢著
怎樣做鄉村工作	李振院編	光明的前途	潘梓年著
全面抗戰的認識	郭沫若著	抗戰勝利的前途	胡適著

發行所——重慶：民生路一七〇號
北碚：中山路五號